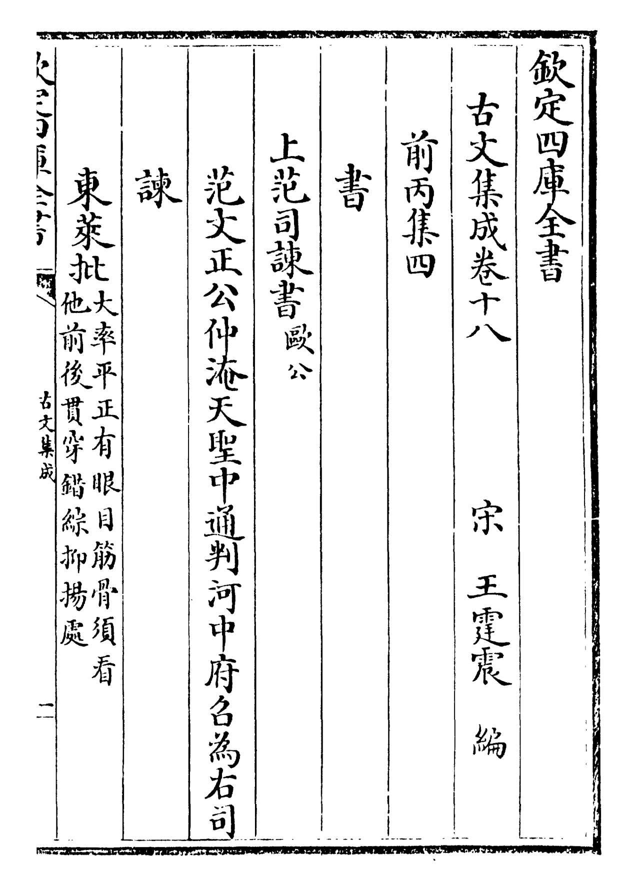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四

書

上范司諫書　歐公

范文正公仲淹天聖中通判河中府名為右司諫

東萊批　大率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

迂齋批此文出於韓退之諍臣論之後亦頗祖其遺意而文字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

真是可與爭衡

司諫七品官爾先立此一句解說在後於執事得之不為喜呂曰自小說起抑揚所以待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范文正有此語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呂曰此是一篇主意綱目亦頗說出大處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呂曰自然縣越其封郡踰其境呂曰主一旁說來事關鎖來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呂曰結上意吏部之官不得

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呂曰二句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諫官大亦是鎖句○守與司兩字亦移易不得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應前面主張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呂曰以諫官比宰相揚抑眼目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呂曰此一段最是筋骨節目警策處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呂曰鋪叙坐乎廟堂之上坐立兩字亦隱然有尊卑之分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

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呂曰語健精神。看他前面用廟堂與此間殿陛四字又看他相可否爭是非六字更移易不得亦略見尊卑之分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呂曰總上二段並說怕偏故以一句轉結諫官上言行道亦行也到此則言兩道一般說盡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呂曰再說前起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又生一責字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呂曰鎖前意說出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到此又重於宰相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

明乎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呂曰比宰相不如諫官愈大此一段意筆最高他人說大止於宰相今言不如極妙。愈重〕夫七品之官〔應起頭一句〕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呂曰此二段應前任天下之責結上說關鎖來法〕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呂曰句鎖下入說文公生下〕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呂曰省文有力〕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而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期之〕拜命以來翹首企

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呂曰總上將執事有待而為也呂曰生下段。本欲責之而固緩之文字節奏當然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呂曰此段說破骨髓精神卒以諫顯呂曰應有待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呂曰應下段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呂曰欲說下士先立此柱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呂曰論陽城事最切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呂曰欲說下先

立此句有力　授受失宜叛將彊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呂曰此一段説破骨髓精神盡在於此○精神都在幸而向使兩轉上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一轉又緊　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有從退之作論生許多話更不曾斷

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出脫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呂曰餘意不傷時有含蓄回互然今未聞有所言説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呂曰自此下餘意皆鎖得盡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應前○結得好極有力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

重望（應前）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應前惑字）

上富丞相書　老泉

富公名弼字彦國河南人

東萊批　此篇須看曲折抑揚開合反覆節奏好

迂齋批　此篇須看抑揚處開闔稱停得斤兩好

又批云　富公為相頗欲更張庶事羣小人多不樂者故預為之憂慮

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屬以天下者（呂曰一句重一句自此皆一枝一節○責望重處）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闔

下之位實在第二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閤下惟不為宰相也故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呂曰間架鋪叙好）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難）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呂曰此處難了反解解了又難）嗚呼其弗獲聞也（解）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難）不敢以疑猶曰（解）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

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難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解此句應在後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呂曰此應後解如砥柱立中流蓋古之君子呂曰再生意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呂曰一篇意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精神只在出字與不出字上是二者

惟善人為能見難處十分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前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呂曰鎖上面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結上意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回互兩全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議論好召公

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呂曰警策最）

（要看人精神）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心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

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結前不平之心）故寧小容焉使無芥蔕於其間（呂曰結得好）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下句好）則濶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呂曰責富公深）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呂曰繳結爭潔）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彊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

之能致賢者也（警策）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首尾相應）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含不惟盡意）閣下深思之毋忽

上韓樞密書 老泉

迂齋批 議論精切筆勢縱横開闔變化曲盡其妙

又批云 詞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

武等書來

大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大尉許諾謹撰其説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絶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

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看他用字以水譬兵○此是疏道之時是天下之人能之起之易委江河注淮泗匯為洪波瀦為大湖此四个字與前四个字都移易不得○此是收歛時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言收歛之難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說盡○從來未有人如此說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用兵決勝之時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

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三个有餘字應在後）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點化得好）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養兵不用之時）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盖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

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筆力勁）轉鬭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句法）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畧應前譬喻）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之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看過接處）太

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語壯）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此四字喚得好）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兩句應不盡）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區處之術斷得分明○結定了使轉）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應養兵不用可畏一句）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不用之此則用之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旦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

實覩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餽餉之費杵聲未絶城輙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說當時事宛在目前不言兵驕而驕態在其中）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閭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盍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於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金傳呼勞問之聲不絶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効用（看他造語）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

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雖不深言而婉切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接得尤緊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病源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善用字頃者狄公青在樞府號為寬厚愛

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揚而太尉韓公魏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内之道抑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内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又以戰守二字續之則文字不困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内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回韓

或者問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之以法恐因以生亂

昔者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李之悍而代汾陽郭

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內外戰守兩字既是恐其易窮又添父母師之語此是字變態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怨其君其勢然也綴上譬諭立論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此論偏六經中無此意是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務一時之名應好名句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應懼謗句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愛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畏而不至於驕有此一邊方回護得人主恩愛不然則為姑息矣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人臣一意行法使恩歸人主乃是識體非太尉吾誰望耶

上田樞密書 老泉

名況字元鈞其先京兆人後徙信都嘉祐三年

為樞密使

東萊批　此篇議論反覆極有法度切宜詳味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

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乎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沈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竊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邪

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者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

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

踈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温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心術法制攻守彊弱用間高祖項籍子貢孫武六國凡十篇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

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内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洵何有哉

上劉長安書　欒城

名敞字原父

郎學士云凡篇論自處高者不合於世俗

轍聞之物之所受於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超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於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生於高岡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殖非吾則爾拒而爾則不吾抗也故夫才不同則無朋而勢遠絕則失衆才高者身之累也勢異者衆之棄也昔者伯夷叔齊已嘗試之矣與其鄉人立以其冠之不正也舍而去之夫以其冠之不正也舍之

而去則天下無乃無可與共處者邪舉天下而無可與共處則是其勢豈可以久也茍其勢不可以久則吾無乃亦將病之與其病而後反也不若其素與之之為善也伯夷叔齊惟其往而不反是以為天下之棄人也以夷齊之不吾屑而棄夷齊者是固天下之罪矣而以吾之潔清而不屑天下是夷齊亦有過矣古語有之大辯若訥大巧若拙何者惟天下之以吾辯而以辯棄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故以拙養巧以訥養辯此又非獨善

保身也亦將使天下之不吾忌而其道可長久也今夫天下之士某已略觀之矣於此有所不足則於彼有所長於此有所蔽則於彼有所見其勢然矣側聞執事之風明俊雄辯天下無有敵者而髙亮剛果士之進於前者莫不振栗而自失退而仰望才業之輝光莫不逡巡而自愧盖天下之士已大服矣而某願執事有以少下之使天下之士樂進於前而無恐而某亦得進見左右以聽議論之末幸甚幸甚

古文集成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袁瑩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十九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五

書

上席侍郎書　唐子西

迂齋批古人未嘗鑿事以為功故有功不為誇無功不為慊若恥於無功則不安於無事矣發明甚佳此是規諷宣政間紛紜制作之病何必相則何臯也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為老大詞氣

學術最為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為踈拙所以未即逐去正賴主人以為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為執政為宰相為公為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顒聞然孤官小官遷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效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時事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立功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

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桔槹遇旱則有功戈弩劒戟臨衝兜鍪遇戰鬬則有功以物諭人。凡物有功精於物理悉非得已結上生下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理人倫顛倒失次而禹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說人之功自此以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太戊無他奇功以格上帝乂王家為功巫賢甘盤傅說相祖乙武丁不聞有功以保乂有商為功君陳相成王畢

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為功使禹稷皋益處伊陟臣扈巫賢甘盤傅說之時功業亦只得如此使此數人者當禹稷皋益之世則不容無功後世知有功之為功而不知無功之為功佳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毫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略遍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主意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

誼者用之雖不立功功在其中矣_韓

佳_旋某之所得於古人者如此不知其當否也閣下倘以為然歸見何丞相其亦以此說告之

上范待制書 李泰伯

嘗聞之鶡冠子曰賤於無所用中流失舡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敝緼而寵踰華衮腹藜糗而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相而執轡於羸老茲戰國之士

尚未足法漢有天命四海之遠化戎為華而猶求如不
及州郡察焉四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落縣鄉小吏
名汙賤者也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
蓋有國者憂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途者畏曠
官之罪以舉賢為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
于時能言以上多自瑑飾閨門為進仕之階鄉黨乃榮
名之路獎助風教夫豈小繳厥後古道不逞詞科浸長
不由經濟一出聲律源而海之以至今日矧惟真帝在

上皇天乃貺太平之根穩貫坤厚四鄙酣寢無雞鳴犬吠之驚法令流暢囹或枝梧役夫賤類馳一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據桉弄筆則足以斬決彊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事已治故雖浮華賤類之輩率為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宜學小則易工利近則可欲員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

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況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於禮部第於殿廷偶失偶得如弈棋耳名卿大臣以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疏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隷洒掃之僕皆得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廉潔之士寧忍飢而死耳安得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道之無益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

程試而已矣故有緗緗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惟薄
行辱市井不齒而階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一史
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
大賢君子其曷敢矯之某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九年
矣齠齔喜事以進士自業摘花藥寫雲烟為世俗辭語
頗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輒游心於聖人
之蘊志將堯吾君羲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視缺政
如已之疾視惡吏如已之讎恨無斗水以自濯瑕穢四

顧悲歌時或涕洟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録況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揖焉而川澤竭蹄焉而道路窮嘗遊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褐衣得名者如某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廡下古之

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患人之不已知今某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飢焉而無田寒焉而無帛喁喁科舉求不可望之禄以為養抑陳濶矣每朝夕進側則見其髮體臞而食淡衣麄烏鳥之情痛劈骨髓王城百舍天門九關銖銅不畜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已斷絶姦邪所怒哆沾所笑身無油膩日就乾腊往時多事勤苦成疾今兹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沈溝壑内孤慈

毋上負明時所懐不伸抱恨泉裏以此計較不宜嘿嘿是以來也

答譚思順書 湛菴

向者辱賤教振援河伯海若問答及引孟子觀海難為水遊聖門難為言之論以至正人心之說反覆數百言三復感歎知足下之望於僕也至矣鄉以方有私家戚不即裁答因循至今夫言辭之不酬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況如足下之學誠非互鄉之比而又於僕懇懇耶

又安得嘿嘿而但已哉夫自古論聖人之道以江海為諭者多矣而皆未能盡河海之極致何者以其未嘗識海也某嘗浮於海矣竊自謂世之知海之極致者宜莫如某今夫海之為器也南灎炎荒北洒璇極東演濛汜西薄月嵎渺滄溟與渤澥波黏天以漭沆溦渶瀲灩浮空迷岸襄陵廣舃瀴瀉浩汗影砂礐石蕩穹沃日巔雲屑雨崩濤捲雪狀如天轂膠戾而激轉倏若坤輿挺拔而愊裂飛流濺沫決眥股栗其蟲魚千怪萬狀而不可

悉數其鳥獸詭類殊形而不可致詰其舟如凌空之山其帆如垂天之雲千尋之艬萬斛之艘巨艦廣[舟蠡]若般若舶若艒若艜若吳之艅艎艂艭若楚之艨艟迅鶻千艘萬柁舳艫相銜[舟朋]若鴻鶩瞥若鷗沒飄風一日踔數千里漫不見畔岸決檣摧撞冏然鳥逝吁可畏哉水怪則有海童邀路馬銜當蹊河馮蝄像出沒隱見蜃樓忽起突兀萬仞摩雲排空天地黷黮斗變異色則有吞舟之鰛峌峴孤遊長鬐稍雲巨鬣剌天哆口脩牙劔戟差

差崇島巨鼇延袤千里擘洪濤而揪北斗五岳鼓舞窮
世間萬彙舉不足以盡其變態雖極班彪之覽木華之
賦酈元之經盧肇之說韓愈之碑雄辭傑識曾莫能詰
其髣髴信乎觀於海者難為水也知海之難為水則知
聖門之難為言亦猶是矣今夫源深者流必洪必至之
理也有德者必有言亦必至之理也難為水者非水之
難也其淵源之大為難難為言者非言之難也其德之
盛為難德水也言浮物也水之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

浮德盛則其言也旨必遠亦其理宜也昔者孔子道大而德博其垂世立教非有心於言也而能言之類莫能加焉門弟子得其微辭奧義者寡矣惟許顏回於吾言無所不說至於商也賜也可與言詩雍也然偃也是於漆雕開則說之於曾點則與之亦庶幾矣然子夏之學流而為田子方子方流而為莊周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為人則商雖可與言詩其失也誕子貢之辯多為聖人所詘至荅原憲之問終身恥以為過則賜雖可與言詩

其失也躁子游習於禮至論本末而子夏以為過則偃雖言是而其失也誣若夫宰予善為説辭而聖人且有失之子我之譏顓孫師論致命思義善矣而偃也參也皆詆其不仁聖人亦疑其忠信不足有若彊識好古能明孝弟善矣而於羣弟子之問懵不能對夫數子者皆號升堂入室而不若回也得聖人之所以言其不謂之難乎哉善乎齊太史子與之言曰乃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滄海之為大惜乎夫子之道德不加於民也信乎

其知聖人之道也某也學苦而身益窮何足與論聖人之道而足下不以為可鄙乃至扳援古者以發固陋辭義髙遠殆非區區者所宜得也然僕竊有疑焉惜足下不期至乎海而自比於河伯而止也夫沿河而下茍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曲學異端而欲究聖人之言誠韓愈所謂航斷港絶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欲究聖人之言必自韓子始士固伸於知已足下其毋謂僕嘵嘵不一

答汪主簿書 澹菴

某聞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天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人古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天也巳也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非人也利也古之君子其言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又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其知也其遇也皆天也而以為非天何邪曰聖人嗟時不巳知而曰知我者其天乎言人不巳知亦不必天之巳知也君子自知明巳有善必知之巳有不善必

知之不謂天知而為善不謂天不知而為不善天之知
不知我何與焉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疑辭也然則不遇
魯侯天也亦疑辭邪曰然曷疑哉曰君子之遇不遇在
巳而巳耳巳誠善則在困亦亨雖不遇猶遇也巳誠不
善居寵亦危雖遇猶不遇也夫在困亦亨天豈得而否
之居寵亦危天豈得而安之是遇不遇在巳而巳天何
與焉故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疑辭也然則天生德於
予天未欲平治天下皆歸之天亦疑辭邪曰然曷疑哉

曰聖人固云我非生而知之而肯自矜曰德爲天生乎
曰天生德云者有爲而言之也或曰固天縱之將聖云
者亦非聖人意乎曰非也夫聖孔子不居况肯居天縱
之名乎若夫平治天下人主職耳亦何與於天其曰天
云者甚嗟之之辭紂云我生不有命在天其臣固非之
曰迺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於天而謂軻也誠以治亂
聽於天乎故曰古之君子其知與遇非天也已也今之
君子則異矣其求知也不求諸已其遇合也不在於道

附麗匪人而謂之知巳同流合汙而謂之遇主夫不患人之不巳知求為可知也巳無可知之善而附麗匪人以為知巳其知也豈仲尼之所謂知也哉遇主於巷惡其委曲求合若委巷然不由其道也而同流合汙以遇主豈軻老之所謂遇也哉故曰今之君子其所謂知與遇者利也某也辱書為賜始未及古人所謂知與遇之道其論甚美至於稱道過實則非僕之所敢知也輒敘所聞於師友者以為謝執事以為然否

上張子韶書 誠齋

某嘗言之士窮於窮亦通於窮達於達亦病於達且夫爵三公得萬鍾達矣謂道必待達而後達則公孫之相徒足為其曲學阿世之資飯糗茹草曲肱飲水窮矣謂道必以窮而遂窮則顏氏之巷乃適借之以心齋坐忘之地嗟夫吾然後知富貴者中人之膏肓而貧賤者君子之穀粟皺昔者孔孟嘗言如有用我而舍我其誰矣豈嘗矯情而不顧於達哉蓋其用也意乃在於為東周

其不舍也意乃在於平治天下爾此孔孟之不忍獨樂其樂而欲以天下樂其樂也若其所以真樂者豈用不用舍不舍之謂邪自常人觀之忠恕之味固不足以療不糁之飢仁義之悦心亦豈足以蘇轍環之疲也哉然非不糁非轍環非伐木非削迹非自衛反魯非退自齊梁則吾之真樂猶有未遂其極不然重圍之中胡為援琴而歌其出晝也初無不悦之色此其心果何所屬而其樂果將安寄邪故曰吾得之於桑落之下又曰我

豈若處畎畝之中此聖賢之意也厥今天下之士何病
哉志欲澤物而忘其我道欲被乎天下而曾不用其一
身皆曰達則行惜乎吾之窮也幸而達矣叩之則空空
無有矣盖前日之惜窮所以為今日之無有也歟某也
生乎今之世而慕乎古之樂獨嘗歎中庸一貫之妙致
知格物之學此聖賢授受之祕而六經流出之源子思
不識堯舜而以是識堯舜孟子不見孔子而以是見孔
子聖賢之所以內而正心誠意外而開物成務不待富

貴而欣不因貧賤而悲者也蓋有志焉而其學莫之傳其盟莫之主也竊聞浰江之西有君子焉曩時策多士之先居朝廷之上人皆賀其達而曾不以為達一旦竄之於蠻徼投之以黜辱人皆惜其窮而曾不以為窮居約置散者且將二十年矣而聞其貌夷然無自失之色其氣盎然無不平之憤方且日泳洙泗登杏壇而入由也未入之室在回也所在之寢啟中庸大學之管籥而決論語孟子之淵泉渺渺焉若仲尼居而參侍若與回

言而終日也此其心必有至樂乎其中而不可以聲臭窺測者某也顧撰履攝齊以躬洒掃應對之役求聞所以好之樂之之旨舊矣而未之得此來天誘其衷莞庫於此而適遇從者之至是以踽踽焉自進於函丈而竊有請也夫語道於非其人不智語人以非其道不仁先生必不其然

上蘇仁仲書 誠齋

某聞君子之於世無意於合也有意於合者折旋委曲

惟合之求然未得其所無先喪其所有古之君子所以合者惟無意於合也無意於合人者有守於已者也有守於已者是惟無合於人合則膠固而不可解者昔齊人鼓瑟以干齊王而有罵之者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說者往往笑齊人之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以為不求合者之戒嗟夫是知齊人之拙於合而不合未知唐人之巧於合而不合韋蘇州之詩天下之所同美也容有效韋公之體以見公者而公不悅

既而以巳平生之詩見公而公悅之當其效人之詩體以求合於人自以為巧矣而其巧適所以為拙則夫舍巳以徇於人與夫信巳以俟於人其巧拙未易以相過也彼齊人者患瑟之不工而巳矣瑟果工矣天下必有好瑟者矣無遇於此安知不有遇於彼哉且吾之所能者瑟也所不能者竽也今舍瑟而學竽竽未能而瑟先忘矣吾且不吾信安能使王之吾信乎與其學竽而未必能也孰若工瑟以有待也世之君子不懲於唐人之

巧而懲於齊人之拙則亦誤矣閣下乘使者車方春而行部其風采之所動聲光之所臨士之挾寸長負片善者孰不翹首企足顒忠而望賜也哉甲則曰蘇公之所好者何道乙則曰蘇公之所惡者何事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惟恐後也噫是知所以求合之合而未知不求合之合也閣下以元祐名相之子孫而退然若一介之寒士文學行藝加人數等而歛然如有所不及其未用也初不慍於退用之而未盡也亦不懌於進小人之所

異而忌焉君子之所同而怙焉公之於人蓋未始有意於求合者公則不欲求合於人而顧欲人之求合於巳耶某生晚而學無朋地寒而時無遭將欲挈不肖之身以自進於門下既無可喜之狀以取悅又無求合之言以取售而獨持此書以見焉不知者又以為拙也夫以巧而求合於人者某實恥之不惟某恥之閣下實恥之也

見虞彬甫書 誠齋

某聞之天下之情必有憂有憂必有所在不在民則在君不在君則在相天下有事無一人出而任之者當是之時其憂在君與民雖然天下之所甚憂而君子以為不足憂何者無一人任此事安知果無一人任此事者至於有一人焉出而任之任之而不堪不堪而不能憂此真可憂者也葢吾既相吾君而任此事則吾君不任憂矣天下之民舉其憂以歸之君君舉其憂以諉之相至於相則復誰諉者故夫天下之憂至於相之身而止

矣不去矣又不去於吾身而吾乃趯然欲自寧於憂之外嗟夫殆哉昔者白公之役楚子高之入也楚之人或曰恐傷君若之何不胄或曰國人望君如望歲若之何胄欲子高之胄者愛之者也欲子高之不胄者亦愛之者也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葢子高者楚之命也無子高是無楚也憂其不胄而至於傷雖然斯言也既見子高者之言也見子高者一人而未見子高者千萬人千萬人未見則有千萬人之憂國人欲解此憂而皇皇

焉不知所付子高而胄也國人何從而識也國人無從而識則憂無從而解子高何修而得此於民哉無乃任之而能堪故歟無乃堪之而能憂故歟任之而能堪堪之而能憂楚無事矣今之天下其可為耶其不可為耶聞之曰孟賁之手無重負倉公之鄉無沈痾何則天下之事自有能之者也獨患能者不得為為者不能爾異時虜囚乘我積安不戰之後卒然而臨長江天下之憂何如也樞密與紫岩張公今副樞陳公起而麾之天下

之不憂何如也然則任之而能堪堪之而能憂不在樞密而誰耶自樞密之歸蜀也國之人西其首者幾何時矣至於屢名而未至也不特天下之憂吾君亦憂之矣三數日來竊怪國之人何其喜也問之則曰吾相虞公既至云耳非喜也喜其憂之觧也喜樞密之來果足以付此憂也某也遠方書生未甞有足迹於王公貴人之門非敢倨也重於從也有從則無改矣可不重乎自至都下獨一見副樞陳公天幸又遇樞密之至私竊自喜

將得其從也且陳公曰吾將言子於虞公某之所以來也某有書三十篇極陳天下之事而不知時之所諱欲有獻於上而未能某貧故也敬納其副於東閣當今之世不惟士求宰相宰相實求士古者不相求而相值者有矣兩相求而不相值者有矣某之此來也樞密不謂之去不敢去不謂之留不敢留將惟樞密之所以命

古文集成卷十九

古文集成卷二十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六

書

上蘇公書晁補之

古先哲王之世士無貴賤而道同國無遠近而俗均王公大人服冠劔而坐廟堂握圖印而臨海縣所以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者有道而窮巖深林長嘯遠引之人所

以為藏迹而不耀閉口而不傳者亦是道也鄒魯之邦洙泗之間老幼敘於席男女別於塗鄉飲時祭執籩獻豆之容不闕於堂而家塾黨庠鳴琴擊磬之聲不乏於耳流風善政相漸成俗以波及夫宋衛燕晉秦楚者亦是俗也世衰道微諸侯錯立而國自為治家自為法矣德禮之所全羣岐之所厚山川之所産風氣之所習故其民思慮不純而趣舍異向不幸而小道異術羣起而乘之駕譎佯之文張詭怪之事而使人動目駭耳而為

列禦寇莊周詆前言往行而自大尊禮法刑名以為賢
而為荀卿韓非㦸冠博帶高談乎九州之外闊大而不
經文具而難施而為衍奭微辭隐語滑稽不窮其混迹
若高其蒙惡若卑而為淳于髡稷下學者伏車結駟東
奔西馳而使楚兵不得合臨淄秦甲不得下函谷而為
蘇秦張儀左手把人之袖右手揕人之胷義不返顧計
不旋踵以快一時之忿而為荊軻聶政盖先王之道披
猖磔裂此其極矣而秦漢已降則又有山東出相山西

出將之說魯多平原廣野土厚而水深故其民朴而少文齊北有渤海南有琅琊魚鹽貨利之與俱故其民險而多詐晉介齊秦之面搏燕楚之脇其道四平舟車之所大會甲兵之所馳突故其民危而好亂燕土埆北迫匈奴馬羊水草之所聚故其民健而少慮秦倚華山阻函谷鷹擊韓魏垂頭中國一夫當關百夫莫前故其民勇而輕鬭楚接吳越之封雜荆舒之地故其民剽而難恃其餘窮邦小國不可殫數要之天下蕩然無復先王

之民矣由漢歷唐雖賢君相望異人間出慨然太息有
憂天下之心而卒之道不同俗不均者其來有漸也某
不佞嘗竊歎此夫有蓋天下之名而後可以服天下之
心有服天下之實然後可以望天下之化閣下布衣單
車崎嶇出蜀一日而聲振四方四方之士拱手而來降
向風而交馳可謂有蓋天下之名矣橫身當職不肯碌
碌出辭吐氣無所阿避可謂有服天下之實矣然則天
下之所為望而化者非閣下何以哉昔者文翁一入蜀

而蜀之民雖縣邑小吏皆知文雅之可好常袞一治閩而閩之人咸厲讀書穎脫而出者相望於途夫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便捷而多能輕清而好奇閣下亦既知之矣閣下之入吳也吳人固已有隨舳艫於末流望冠蓋於後塵者使閣下少借之以貌薄誘之以言彼孰不由然喜翕然變哉故某將首為吳人慶而次為天下有望於閣下而化者慶也某濟北之鄙人生二十年矣其才力學術不足以自致於閣下之前獨幸閣下官於吳

而某亦侍親從官於吳也故願隨吳人拜堂廡而望精光焉盖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某非能賢且善也而方其盤辟俯僂從衆人之後以幸君子之知而不自慊某雖不能亦閣下所宜容而矜之傳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輒敢進其説以累執事者伏惟幸恕而少進之

上樓内翰書 陳質慤

竊以文於天地間為物最鉅放之則横八極斥四海充

塞乎宇宙之外畚之則入秋毫卷一握捭闔乎塵坱之內抗之則翻沆瀣披鴻濛引星辰而上也抑之則洞山嶽達河漢決土壤而下也其清也則澄波月明寒松露滴孤鶴唳空驚鴻叫夕乙乙冥冥韻韶武而雜咸英也其壯也則崩濤裂山獰飇摺石雷車響空鐵騎臨敵震慄慄絕甬道而赴趙壁也其慘然而思也則荒域悲風空山暮景遠客懷歸孤嫠弔影戚戚悽悽歌棐些而賦湘纍也其薰然而和也則春來東郊氣回寒谷發秀

山川敷榮草木欣欣憚憚登春臺而歌壽域也窅窅乎其深而章章乎其明也愔愔乎其古而肅肅乎其澤也倏幽而忽彰驟鉅而遝細恍乎其不可名也遠能見之近晦能揭之著泛乎其不可形也是非文之體歟論文之至六經為至經者道之所寓也故經以載道文以飾經文近則經弗傳經弗傳而道存者妄也書之質詩之變易之動禮之宜樂之和春秋之嚴蓋與天地均闔闢與日月爭光明優優乎大哉必如是而後為天下之至

文也已子思氏得之而中庸孟軻氏得之而醇屈原得之而幽莊周得之而愽降是則有太史公之潔賈生之明相如之富揚雄之雅班固之典韓愈之閎深柳宗元之健元結之約李白之逸杜甫之工門庭軌轍不能一槩而皆深於文者也文乎文乎尚可以易言乎竊怪近世之士不守其根而好其葉未嘗知有古六經亦未嘗知六經之後有諸子也朝研夜誦惟時文之學焉夫今之取士固以時文而不以六經諸子也然六經諸子獨

不為時文之根源邪而學者屏之是以器識淺隘而議論浮薄也然某於此病昔者未之知也某少小讀書猥欲以文詞自命每一篇出同流歎譽之頗亦自以為不可及也年來大悔悟懲創又自謂其可厭返求之六經又求之諸子既久爽然自失知向之學乃時文之學而非六經諸子之學也更以六經諸子涵泳演繹蚤夜不僊既久乃覺其胸中與曩者異把筆行墨稍洋洋然視時文之學或自謂遠過之矣然已以為然而人則不然

退之云小稱意則人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大怪之然則怪之者是歟怪於人者是歟以怪者為是則雖稱意不足道也以怪於人者為是則愈怪愈可賀也柳子厚云揚雄没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夫其大興於没後而未振於生前者何也有一時之毀譽有千載之是非君子常懼乎千載之非不懼夫一時之毀使可以耀生前而不可以垂死後君子不由也又况天下之文章苟合乎古必不合乎今苟合乎今必不合乎古學者

其求合於今乎其求合於古乎此不足為俗子道也亦以俟知者知耳某偃服執事之盛名四十年矣恨未得一望顏色以快此生也去秋忽有猷散之文呈於堂下者執事實愛賞之以為近於古人之文夫古人之文今人之所棄也而執事顧有取焉將使世俗移其所以議某者而議執事而執事不顧某之歸感宜何如哉不遠千里俯伏於門葢欲略叙此謝以祈一言之誨庶或有所持循以幾乎道而執事私淑之名善誘之功亦昭灼

於無窮顧不韙歟昔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退之嘉其志作師說以貽之故退之之名與泰山北斗等髙大某也年逺過蟠才不逮蟠而志則蟠之志也執事自許宜不在退之之下執事其裁之

上王司封書　劉雲龍

運判司封閣下六博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氛霧集野旦犯焉而氣不主體則百疾縁是而作盖氣之不可恃也如此然有甚乎此者是故有寓物以感

動其氣者或相與浮海以觀渺瀰之瀾或登泰山而小無窮之天下而是人初非山與水也有因事之適然以移其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字書繪畫之巧或攝袵式鼃而鬬士之勇百倍而是人卒與劍相忘鼃異適也庸非氣之鍾乎人者無索而不得邪匹夫無故殺人於道有折之者必屈不善用氣故也童子立至孟賁懼焉氣足故也弱趙之璧抵彊秦之府垂入者數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則反璧而秦則不敢售欺曹沫三喪地於

齊歛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錙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與其氣完者其辭渾以壯其氣削者其藻局以畢是故排而躍之非怒張也綴而留之非懼脇也遒縱捷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僊而痿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清務為龎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掃軌以示其數鼓而不竭也丹䨼繢繪以示其朝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

時女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辯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曹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為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吒夾谷之彊齊孟子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其作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藺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爽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氣

也唐之文人固無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湊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褊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官人取寵呂温茹便僻規進而宗元戚嗟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綏於理亦其勢然也某從事於茲有間矣自以為有得是狂也以為無得是誣也凡此皆非所以恩浼閣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感發小復翶筆伸紙時時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翰墨若冠屨然戢戢在目直未仰齋而俯納耳得非氣使之

然乎不幸少失嚴訓若鞭不早三十得官拔從白丁則氣之揺奪者十一二矣愁凄胛以吟悲父物怵情以賦歸皈則氣之揺奪者十三四矣訾黒四出孤懷無所托宿而流俗病其前妬娟軋其後於是氣之揺奪者殆過半矣夫以拙疎之一身氣之所存才十五之餘不為孟子所謂梏亡者無幾耳方是時文章傑立有如閤下曾不自列以規一眄之遇則尚誰恃耶萬一閤下矜撫庸而貸其賤割有餘而佐之教左培右擁使得稍復追緝

往時過半之搖奪以完其所自養以振其存焉而未盡亡者則雖某不韻獨不得步古人後塵而高謝翺湜温積等數子耶舊所為歌詩并雜著合三通謹獻諸下執事凡此皆出於平日氣之搖奪而僅存者閤下獨無意激發之乎

答徐賡書 誠齋

宿昔辱臨晤語有頃知嗜學之不淺鑽文之不惰將有以應吾君俊茂之求而赴當世經濟之用也甚欣甚賀

玆又蒙移書諏以今日科目文詞之利病某陳人也敢知時世詞章之利若病哉方掩荀躒之耳閉彌明之口之不暇而暇荅乎哉非不敢也非不暇也聞之者必不信也信與不信固非所宜恤而又足下諏之而不置聊復狂言盖聞文者文也在易爲賁在禮爲繢譬之爲器工師得木必斛之以爲朴削之以爲質丹雘之以爲章三物者具斯曰器矣有賤工焉利其器之速就也不削不丹不雘斛焉而已矣號於市曰器莫吾之速也速則

速矣於用奚施焉時世之文將無類此抑又有甚者作文如作宫室其式有四曰門曰廡曰堂曰寢缺其一紊其二崇痺之不倫廣狹之不類非宫室之式也今則不然作室之政不自梓人出而雜然聽之於衆工堂則隘而廡有容門則納千駟而寢不可以置一席室成而君子棄焉庶民哂焉今其言曰文烏用式在我而已是廢宫室之式而求宫室之美也抑又有甚者作文如治兵擇械不如擇卒擇卒不如擇將爾械鍜矣授之羸卒則

如無械爾卒精矣授之妄校尉則如無卒千人之軍其裨將二其大將一萬人之軍其大將一其裨將十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萬是故萬人一人也雖然猶有陣焉令則不然亂次以濟陣乎驅市人而戰之卒乎十羊九牧將乎以此當筆陣之衂敵不敗奚歸焉藉第令一勝所謂適有天幸耳抑又有甚者西子之與惡人耳目容貌均也而西子與惡人異者夫固有以異也傾凱之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又曰頰上加三毫殊勝得

凱之論畫之意者可與論文矣今則不然遠而望之巍然九尺之幹迫而視之神氣索如也惡人而已乎抑又有甚者昔三老董公說高帝曰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惟文亦然由前之說亦未離乎勇力邦域之中也盍見董公而問之問而得之則送君者當自崖而返矣若夫前輩所謂古文者某亦嘗耳剽而手追矣顧足下方業科目夫業科目者固將有以合乎今之律度也合乎今未必不違乎古合乎古未必售於今使足下合乎古而不

售於今足下何獲焉全炭無愛也其他日之俟

上陳丞相書 _擲齋_

學問貴少器識貴壯事業貴老未老之事業不出於器識者也未壯之器識不出於學問者也器識不自學問出則凡事業不自器識出則陋去凡去陋法在善養之善成之而已矣是故養事業有道器識未成莫養事業也養器識有道學問未成莫養器識也人生十年曰幼學自十年而之學心計學樂學射御此學問之端也自

二十而之學禮舞大夏行孝弟如此十年則學問成矣所以養器識也故曰貴少自三十而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如此十年則器識成矣所以養事業也故曰貴壯自四十而之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如此十年則事業可成矣自五十而之命為大夫而服官政豈非責其事業以成歟故曰貴老此孔孟之教也躬行如之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壯年器識固然矣養之然得學問力也魯定公十四

年孔子五十有奇為魯相發少正卯奸狀而誅之周顯王三十有三年孟子五十有奇為梁師攻惠王邪心而正之七十有奇為齊卿充宣王仁心而大之其老年事業固然矣養之然得器識力也故萬世之下言器識言事業莫貴於孔孟公於今其為卿非齊卿其為相非魯相周之卿相也其為師非一國之師天下之師也視孔孟為有幸矣而公之年又與孔孟俱學問器識不得以未成為解繼自茲事業不一毫凡陋視孔孟始為無愧

僕望於公如此未知公視僕如何僕自乘壯第太常衰已甚始列通籍盖六十有三於茲矣初矢不鳴其老於人也今則伯夷太公以天下大老當天下大寄老者可一以其情鳴焉孔子去齊接淅而行曰去他國之道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曰王猶足用為善去豈所欲哉理無疑矣容有為焉未盡也僕考之魯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去齊實四十二後之日猶長也未五十不稱老未老不稱叟周顯王之三十三年孟子至梁惠王曰叟

則孟子蓋五十有奇也後二十三年是為赧王元年留齊對沈同伐燕之問又後始辭齊去則七十有奇後之日短矣後之日長則事業之心寬寬故不惜去不惜去故其行速後之日短則事業之心切切故惜去惜去故其行遲僕無孟子之德也犬馬之年去留齊去齊無幾鈆刀未怠一割其心切實如之區區此來進退之機重於一決雖然公之求士甚於士之求公自初參大政如歐陽文忠公然也位若年今加於文忠則求士之念今

切於文忠矣其如視僕殆有寸長曾無一日雅何計於茲進退之機重於一決尤甚於僕人於是覩焉僕於是聽焉

古文集成卷二十

古文集成卷二十一

宋　王霆震　編

前丙集七

書

荅李詡論性書　歐陽公

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故思與吾子卒其説脩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為説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静得失吉

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録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為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絶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

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為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

率之者耳予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脩少好學知學之難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至者矣以予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教人垂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爲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此予之所

不假也或有問曰性果不足學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民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

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略之哉盖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矣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盖其意以謂善者一言不教

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予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

答横渠張子厚書 程明道

承教諭以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

矣尚何俟小子之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内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為二本則亦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

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物一作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於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内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加之素拙於文辭又吏事怱怱未能精慮當否佇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

古人所非惟聰明裁之

寄張欽夫書 胡五峯

比得款論竊識左右胸中正矣大矣大體既是正好用工近察諸身遠察諸物窮竟萬理一以貫之直造寂然不動之地然後吉凶與民同患為天之所為矣此聖門事業也欽夫勉之哉則又有進於左右者堯授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言微妙也危言無常也故孔聖自十五志於學積十五年工夫然後敢以立自許

自是而後每積十年工夫而一進未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猶有人心消磨未瑩徹也及至從心所欲不踰矩方才純是道心與天無二故中庸稱孔聖之德終以天地之所以為大結之不更稱仲尼也今之學道者少有所得則欣然以天地之美為盡在已自以為至足矣就世俗而言之亦可謂之君子論於聖人之門乃是自暴自棄耳左右方妙年所見大體已是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顔曾地位何患不到欽夫戒之哉乾乾

不舍工夫深後自然已不得也今且當以速成為戒耳

答陸子靜書 晦菴

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熹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若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白黑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已之私見則恐其所

取舍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免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絀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裁乎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賛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

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緼於三者之内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

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

闕

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以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

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内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内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盖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禀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

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巳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巳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

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

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將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不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泄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

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

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

取正較是三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古文集成卷二十一